

爱书人的精神家园

肖同庆◎编著

国家秘藏 100年中国书

一个社会的品格，一个民族的品格，必然会在它的国家图书馆反映出来，在图书馆的藏书中体现出来。图书馆和它的书籍，无论是在实用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上，都界定了我们和我们每个人所在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它是想象力和梦想生长的地方。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G257.29
120/22

P1



国家秘藏 100年中国书

肖同庆◎编著



018 / 百年藏书家

027 / 第二章 动荡年代：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事

043 / 百年藏书家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秘藏 : 100 年中国书/肖同庆编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491-0375-1

I. ①国… II. ①肖… III. ①藏书—图书史—中国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6863 号

国家秘藏
100 年中国书

GUOJIA MICANG

国家秘藏——100 年中国书

肖同庆 编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话：(020) 8300050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5

字数：260 千字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投稿热线：(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020) 83000502

网址：<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两年前，也就是2009年，是国家图书馆100周年诞辰，这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我应邀为其拍摄了一部八集的纪录片，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此稿原计十集，系统梳理了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历程。有朋友看到片子，一直鼓励我将纪录片稿整理出版，其间忙忙碌碌，一直拖到了2011年。

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了，图书馆似乎早已远离人们的视线，在这个急速变动转型的时代，回头重温一座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别有一番悲壮的味道。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从秘不示人的大内宝藏到没有围墙的公共图书馆，从浩如烟海的纸质图书到如今时尚流行的电子书，100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文字背后波澜跌宕，书之聚散如此迅速，时代发展如此悖论丛生，尤为让人惊心动魄。当我们回望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回望国家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回望人与书的纠结缘劫的时候，不由得感叹社会变化的剧烈，文化命运的反复无常。

那种古典的繁盛景象确实消失了，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傲然屹立，其中书如瀚海，而人迹罕至。幸还是不幸？

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说：“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率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我们拍摄的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历史。

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的冲击是毁灭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观念嬗变和传统精神的式微，最终使私家藏书楼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版本校勘、考订札记、诗书礼仪、文人唱和、笔墨纸砚，这些中国古典文人“诗意的栖居”方式终于绝迹了，很少有人再以毕生精力来研习典籍，现代教育的垄断已使家学传承走入绝境，“耕读传家”式的宁静被打破，人与典籍的关系也开始疏远。而由字由画由诗由文培育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形态自此崩溃。没有宗教传统的国人与古典伦理的所有链条都宣告中断，检索灵魂的所有通道都被堵死了。当古典讲座沦为心灵鸡汤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西方人所鄙夷的东方人躺在鸦片烟的迷雾中的那种猥琐样儿。这个国家很大，但只是一个空壳了。

国图的历史由沧桑而辉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私家藏书或藏书楼因私有财产的非法化再无立锥之地时，它们再一次被某种强力汇集到各大图书馆。遍及乡里的私人文化空间彻底萎缩，家学传承的链条断裂，学术资源和学术研究集中到大城市，整个的学术格局和文明布局被改变，大城市之外，几无学术或文学可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各地城乡除了新华书店再无书籍的安身之处，而如今也几乎变为歌厅和发廊了吧。就这个意义讲，国家图书馆越大越丰富未必是件好事，藏书于民，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根基。得出这样的结论，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今天中国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没有私家藏书楼的汇集是很难想象的，有学者大略统计了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六大图书馆的收藏来源，颇能说明问题。国家图书馆：有徐乃昌、姚觐元、瞿济苍、傅忠谟、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邢之襄、赵世暹、吴南青、赵元方、丁惠康、潘宗周诸家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马幼渔、郭则沅、马廉、李盛铎、胡适诸家藏书；上海图书馆：有刘晦之、姚石子、封文权、柳亚子、高吹万诸家藏书；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李国松、丁福保、刘承干、王欣夫、刘大杰、赵景深诸家藏书；南京图书馆：有刘世珩、邓邦述、刘承干、邓实、陶湘、张均衡、陈群、顾鹤逸诸家藏书；南京大学图书馆：有陈钟凡、胡小石、罗根泽、缪凤林、倪则瑛、欧阳翥、钟泰诸家藏书。

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特地在每一章的后面，增加了一篇对近代藏书家的考察札记，这是原纪录片中缺失的一环。根据他们与国图的关系，根据他们

对藏书理念的贡献，我选择了九位藏书大家。在梳理他们资料的时候，我恍惚觉得是在清明时分拂去他们坟墓上的杂草，在写他们的时候，恍惚觉得是在点燃一根根香火，是一种告慰，一种膜拜，也是一种敬畏。一脉是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另一脉是私家藏书的历史，二者交相呼应，才是中国百年文化守望的历史。作为典籍庇护的私家藏书人，他们曾经是一种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藏书家节衣缩食倾囊购书，并尽心保护和刊刻传播，才使得古代典籍历经劫难而犹能保持荣光。他们的筚路蓝缕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一种古典的精神，积淀于我们的文化血脉中了。

如果这本书还有价值的话，是因为我想在书中传达这样一种理念：“一个社会的品格，一个民族的品格，同样可以由一所图书馆反映出来，由许多书籍反映出来。这些书籍加在一起，从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上，都准确地界定了我们这个集体。”（《夜晚的书斋》）有人把国家图书馆看作是一个民族灵魂的肖像，我试图描摹的正是这种肖像，这一百年来容颜的转变。我想通过人们对书的态度来表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用语言和形象来表达古老的经验，这是铭刻在社会记忆中的人类整体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和“记忆”是同义词，和“历史”是同义词，和“过去”是同义词。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野心没有实现：应该把历朝历代焚书和禁书的历史做一个梳理。“读书无禁区”早已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禁书永远是最愚蠢的行为，只可惜这种愚蠢的行为一再上演，代无绝迹。我想告诉他们，禁书，只是一种“行为艺术”，而且是由小丑扮演的行为艺术，历史唯一留下的是对这种荒谬和丑陋行为的笑声。

这是一个国庆长假，伴随我的是三本书：一本是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一本是加拿大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一本是沈津先生的《书丛老蠹鱼》。我沉浸在与时代喧嚣截然相反的另一氛围中，沉浸在久远时代一代书痴的梦想中。

我爱书，爱文字，这一点不可救药。

年过四十的时候，常常会半夜醒来，这是世界最安静的时刻，我总是溜进书房，捡起一本书催眠。也有的时候，只是对着书架上一本书的名字发呆。那一本书会告诉我曾经产生过的奇思妙想和故事的来龙去脉。每一本书

都有来历，功利的或偶然的。有的是为了拍摄某部纪录片，这是搜集资料的必然过程，你未必喜欢看。比如郭沫若的书，比如关于遥远西南一条江的故事，比如关于汽车的历史，这些资料隔一段时间会多起来，一旦完成工作，我会迅速清理，它们只是资料，不是我喜欢的书。有的是瞬间的触动，我萌发了希望深入研究的念头，比如孟小冬的传记、李叔同的文集，因为好奇于他们的身世，着迷于他们的传奇，就会产生写传记的冲动，虽然也知道已经有无数的传记在那里了。这几年，书架上小说经典明显多了起来，关于编剧和剧本的书多了起来，这说明我另一个兴趣的盎然，我一直想写小说，写剧本，无奈这个计划一推再推。

很多时候，买书的冲动只是源于搜寻知识的好奇，经常像小时候扯瓜秧，一牵一大串。相关的一堆书就会拥挤在书架上。因为喜欢某个作者，他的名字就是吸引力：陈寅恪、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李欧梵、林达；因为喜欢某个历史氛围，比如晚清、民国；因为喜欢某个词语，比如“影像”、“上海”、“都市”、“佛像”等等。永远有无数的经典等待你去阅读，可你的心境仿佛永远没有准备好，你的时间永远无法自由支配。怎么永远不是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早已厌倦了电脑及网络，我一直对家人说，我要把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拿开，我要在书桌上摊开纸，摊开收集于世界各地的本子，我想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听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看墨汁在宣纸上慢慢渗透的瞬间。

我着迷于有外貌形状的书，讨厌千篇一律的网络，曼古埃尔说得好：“在网上，一切文字形状都是相同的，是虚幻的影像，鬼魂般的文章。”比尔·盖茨在一本纸质书上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的社会是无纸的社会，也是没有历史的社会。作家不会再有草稿，不会留下涂改的印记，不会再有文字斟酌的痕迹，电脑无法记录我们智力发展的进展。每个字都是一样的，但是没有灵魂。

所以，我感谢南方日报出版社愿意为我出这本书，感谢为这部纪录片付出心血的同仁。我愿以此向那些正在为图书馆工作的人致敬，并以此祭奠千百年来为书而死的灵魂！

2011年10月3日

目录

001 / 自序

001 / 第一章 世纪先声：从一封奏折开始

在清末民初的风云突变中，一座国家图书馆顽强诞生。多少年以后，人们才品味出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一个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向现代文明迈出了一大步。1909至1911年，被历史学家誉为宣统三年新政，而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即是其中启蒙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比日本晚了40年，比法国晚了120年，比英国晚了160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先声，注定要在风雨激荡中艰难前行。

018 / 百年藏书家 盛宣怀：一生独揽十六颗珍珠

027 / 第二章 动荡年代：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书

这里曾经是金朝的大宁宫、元朝的兴圣宫，与北海同属西苑禁地。这里曾经是明朝皇帝游乐的玉熙宫，宫内设有宫廷戏班及演戏的场所。这里在清朝一度成为御马监，为皇帝养马的御马场。这里在民国初年成为陆军部管辖的军营和操场。这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图书馆。

043 / 百年藏书家 梁鼎芬：性情藏书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秘藏：100年中国书/曹同庆编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7

047 / 第三章 烽火岁月：古籍善本流亡记

这是中国第一座面向世界招标的建筑，它取材圆明园，中西合璧，艳惊世界。1933年2月的一天清晨，一列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北平图书馆的珍贵善本图书与故宫文物一起，开始了艰辛的南迁旅程。数以万册的唐人写经、宋元珍本将面临何种命运？后来人们称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

060 / 百年藏书家 郑振铎：独战沦陷区

067 / 第四章 敦煌遗书：一个深藏千年的大漠传奇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正在举行一场招待宴会，参加者是在京的学界名人，包括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等，被招待的客人是从法国远道而来的伯希和。与会者感慨于伯希和的年轻才俊。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伯希和在宴会上当场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一箱宝物：敦煌写本。百年前藏经洞的意外发现，袒露出千年前文明的真容。从大漠深处到京师馆藏，从遍访世界到缩微出版，敦煌遗书频频灵光闪现。

080 / 百年藏书家 叶昌炽：与敦煌遗书擦肩而过

085 / 第五章 殷墟甲骨：改写了世界文明史

国图殷墟甲骨专藏库是国家图书馆最鲜为人知的藏室，这里恒温恒湿，神秘莫测。150个拉盖式木盒，木盒盒身选用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红木作框、核桃木作心的盒盖，显得雍容华贵，光彩夺目。里面收藏了28450片甲骨。透过3000多年的时光，这些斑驳的甲骨仿佛在讲述着一个失落王朝的盛衰沉浮。从晚清中药铺到殷墟遗址，从王懿荣到罗振玉、王国维，演绎了20世纪初的一幕幕传奇。

096 / 百年藏书家 李盛铎：近代藏书奇人

099 / 第六章 《四库全书》：盛世经典 风华镇馆

1772年农历正月初四，大年已过，鞭炮的残响还不时回荡在紫禁城的上空。这天，乾隆皇帝再次下诏，搜集民间藏书，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他继1741年、1750年之后，颁下的第三道谕旨。这距明成祖朱棣敕令编纂《永乐大典》过去了整整37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63岁。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它承载着一朝帝王的光荣与梦想，也曾历经数百年的战火与劫掠，盛世经典，风华绝代。

110 / 百年藏书家 叶恭绰：佛门藏书人

117 / 第七章 《永乐大典》：一部奇书的命运沉浮

《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成为中国书籍史上最大的一桩悬案。关于它的失踪，有种种猜测。最悬疑的一种推测是它作为嘉靖皇帝的殉葬品，被埋入永陵。谜底可能要等到永陵墓打开的那一天。经过400多年的岁月，永陵显得有些面目沧桑。如果《永乐大典》正本被嘉靖皇帝带入永陵，将来正本的出土无疑会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129 / 百年藏书家 叶德辉：藏书家之死

135 / 第八章 风雨苍黄：别问是劫还是缘

1949年前后，大陆收藏家收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包括不少国家级的稀有文物。此情况，引起不少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的高度关注，他们携带着大量美元，或聚集在香港，或穿梭于香港地区与外国之间，不断打探觊觎，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国宝级文物攫之而去。周总理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决定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一场抢救国宝大行动秘密展开了。

147 / 百年藏书家 傅增湘：双鉴楼主人

153 / 第九章 《赵城金藏》：一部秘籍的前世今生

1933年，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跋涉，是受了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付梓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里面竟然珍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稀世国宝《赵城金藏》现于乱世，从此揭开了一段身世传奇。历经艰辛十几年，国宝颠沛流离面目全非，国图专家如何使秘籍重生？

163 / 百年藏书家 周叔弢：裸捐藏书第一人

169 / 第十章 薪火相传：人与书的百年情缘

从京师大学堂到国家图书馆，从居无定所的草堂到动人心魄的新馆，从藏书十几万到坐拥2300多万，一百年的风雨兼程，国家图书馆与国运同在，与时代同行。我们有理由设想，一个社会的品格，一个民族的品格，必然会在它的国家图书馆反映出来，在图书馆的藏书中体现出来。图书馆和它的书籍，无论是在实用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上，都界定了我们和我们每个人所在的民族和国家。因为它是想象和梦想生长的地方。

184 / 镇馆之宝：国图秘藏选录



第一章

世纪先声：从一封奏折开始

在清末民初的风云突变中，一座国家图书馆顽强诞生。多少年以后，人们才品味出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一个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向现代文明迈出了一大步。1909至1911年，被历史学家誉为宣统三年新政，而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即是其中启蒙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比日本晚了6年，比法国晚了28年，比英国晚了28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先声，注定要在风雨激荡中艰难前行。

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开厚重的档案柜，一封发黄的奏折出现在我们眼前。

1909年9月9日，一封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正式上奏朝廷，随奏的还有三个副片：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等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任图书馆监督；添铸图书馆印信。奏折批复得异常顺利，三件事一并得到准许。

这一天，标志着京师图书馆正式开始筹建。第一笔经费是200两银子。

多少年以后，人们才品味出这个决定的历史意义。一个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向现代文明迈出了一大步。1909至1911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宣统三年新政，而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即是其中启蒙先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比日本晚了40年，比法国晚了120年，比英国晚了160年。

清宣统元年（1909年），紫禁城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地早。清晨起来，宫里最重要的事是伺候年仅四岁的小皇帝溥仪更衣上朝。他必须依偎在父亲的怀抱里临朝面臣。事实上，处理大清国政治事务的是溥仪的生父、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在外国政要看来，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实际的权力核心，大清朝最后一任领导者，时年26岁。

1908年11月15日，慈禧撒手西去，是年73岁。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与汉学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传记《慈禧外纪》里记录了她一段临终告诫：“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听起来老太太相当清醒理性，与我们对她的一贯的印象有点相悖。也许，在回光返照的那一刹那，这位“铁娘子”真的顿悟了。



■ 1908年，载沅与溥仪、溥杰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慈禧死前三天是危机三日，载沅的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十九日（阴历，阳历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沅恭代批折，钦此。

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沅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沅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沅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沅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沅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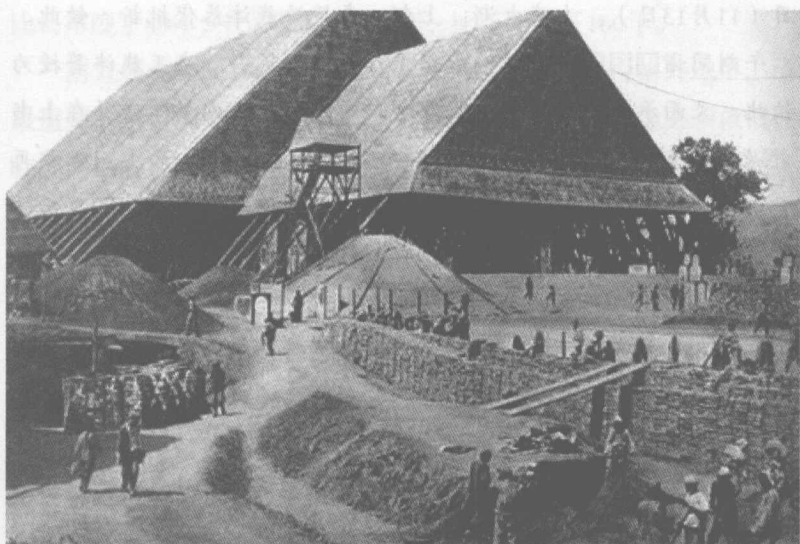
□□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11月15日，慈禧吃过午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关键权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双双离世，结束了被外间揣测纷纷，又令后世史家们聚讼不已的帝后斗争。尤其是慈禧太后这位“铁娘子”的去世，结束了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的强人政治。大清国的子民们涕泪泗零，与其说是出于失去了领袖的悲痛，不如说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载沣就是在这个时候抱着年仅三岁的儿子走上了政治舞台。

据一名美国医生回忆，同他的兄长光绪皇帝一样，摄政王载沣“相貌清秀，



■ 慈禧墓地



■ 摄政王载沣

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这名年轻的摄政王此后被朝内外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

而就是这名软弱的摄政王，一掌舵大清王朝，却表现出令外界刮目相看的宽容和开明。1909年3月6日，载沣诏谕天下，拉开了“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序幕。20天后，大清学部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变通中学堂课程》两项文件，变革学制，改进教育，咨行各省，遵照办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风生水起，密集推出，很显然载沣试图竭尽全力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

过去几十年来导引这个帝国的所有大小灯塔，似乎都熄灭了。这时，只要谁能发出星火之光，就能划破迷茫的黑夜，成为新的方向。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后来在中国创办著名《密勒氏评论报》的托马斯·密勒，在慈禧太后过世不久，就以敏锐的观察力，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整版的长篇政论文《中国的新课题及其意味》，认为两宫的去世“确实为一个新时代的启动打响了发令枪，开创了中华帝国这艘古老航船的另一条航线”。

这名记者对载沣赞誉有加：“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国其他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

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年轻的载沣无疑是晚清群臣中最富现代思想的政治家。8年前的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载沣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这年载沣年仅18岁。

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他甚至还主动谢绝了京城各级官员及香港等地官方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图书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这次出访，西方现代图书馆也一定让他印象深刻。

1909年，这一年成为晚清历史上罕见平静的一年。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元老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叱咤风云的巨人们都已经凋零：翁同龢早在11年前的戊戌年就被彻底打倒，并在落寞中走完了人生；李鸿章则在8年前积劳成疾，死前留下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凄凉自挽。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四伏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固然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使然。

后世史学家都发现，张之洞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眼光、魄力和手段。他有一支号称“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封疆大吏。1863年，张之洞参加科举，金榜题名时被慈禧太后御笔钦点第三名探花，张之洞从此誓死捍卫太后。为她站台压阵，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在文化教育方面，张之洞先后参与完成三件大事：废止科举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奏设京师图书馆。

1909年4月18日，由军机大臣张之洞兼理的学部在《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中提出宣统元年（1909年）“京师开办图书馆”的计划，很快获得载沣的允准。

两个折子相隔不到半年，而筹办图书馆的一系列事务已经酝酿成熟，这与晚